

一种气质 千般情结我在复旦大学读本科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16/2021_2022__E4_B8_80_E7_A7_8D_E6_B0_94_E8_c65_216974.htm “卿云烂兮，纠纒纒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据说这首歌是记录在一部古籍中的，意思是美丽的云彩成团成簇，日月的光华每天交替永不停息。又据说有人当初填报志愿的时候觉得这所大学的名字是最特殊的，于是就选择了它。当来报到的新生站在它朴素的正门前时，它那种悠然中透露出的深沉韵致已经将他们悄然感染。那一缕梧桐的光阴站在光华大道上抬头四顾，人流如潮，却不见有一个匆忙。他们中间，有像风一样骑车而行的，亦有捧着书款款踱步的，有三五成群熙熙攘攘的，亦有两手相握静默如水的可见这里也和别处一样，各人的人生都各不相同，各人的人生都由各人担当。然而一股清新悠然的朝气却依然无处不在地弥漫在校园里，没有人愿意放弃在复旦校园里的每一分钟。于是，复旦的道路两边不知什么时候植满了浓荫；于是，所有人都放慢了脚步，慢慢走，欣赏着。复旦“缺水”。观过北大的未名湖，赏过南开的新开湖，再不时在靠海而建的厦门大学小住的我，不免深以复旦“无湖无河池小泉细”为憾。然复旦校园里到处生长着的挺拔高大、根深叶茂的法国梧桐，却可将此遗憾消抵大半。站在光华大道的一头向前望，夹道而生的法国梧桐的粗壮枝干排成两排向前延展，直到消失在你视野最中间而幽邃的那一点消失在了它的尽头，枝干上方绿色的叶亦浓稠伸向远方。那种美丽的视觉感受曾让我长久驻足而深深陶然有一年的校级摄影展，以法国梧桐为主题的作品就占了大多数。“桐剪

秋风”的雅致景色似乎随处都可以看到，且这里是没有冬天的，因为时光也爱恋复旦的悠然，在学子们的脚下停驻。凝结着江南的美，复旦的校园在上海的高校中却是最开放、最大气的。复旦道宽门大，校园本部的旧式教学楼都生得宽大敦厚，楼体的颜色以砖红暗黄为多，挑着两盆盆花的灯柱有着漆黑笔直的杆子，就连花圃里偶尔能在春天开出粉白小花的野草也都漫淡而长，意态恣然。当金风吹起，梧桐叶落之时，方方的楼宇静立寒秋，秃秃的梧桐枝干直指蓝天，便更给校园添上了一份刚毅。这时的我们，多半包着厚厚的棉衣，带着艳色的围巾，两手插袋地走在路上，心灵因为湛蓝的天空而欢愉，因为静立的楼宇而沉潜那也许是最好的时候。复旦的楼很别致，最特殊的要数尖顶白墙的数学楼，一代大师苏步青曾在这里执鞭，奠定了复旦数学江南第一的地位。而如今每年从这栋房子里走出的学子们至少有一半都到了国外读取研究生，其余的或者是在某家银行做分析，或者是进了投资银行。“中法数学研究中心”、“友邦复旦精算中心”的牌子挂在红漆木门前，昭示着这里的强大实力，却不留一丝炫耀感，因为那份从容已经在历史中变成一种习惯和态度，从容地化作门前草坪上露珠的光彩，清澈、透明、朝朝暮暮……梧桐影扫过的春秋格外柔和。地处长江尾，吹着上海氤湿的海风，校园里南方人居多，口音柔软性子慢，这造就了复旦的柔媚之处，悄悄掩于大气的外表之下。著名的燕园据说旧时曾为一个地主的花园，复旦将之买下后改建成了现在有水有山，花木扶疏的幽僻之所。三月四月，桃花就会开满燕园，“人间四月天”仿佛尽藏于此了，偶尔想到一墙之外就是车水马龙的上海交通干道邯郸路，便更觉此园有闹

中取静、忙里偷闲之意。燕园的名字是著名的文学家、传记作家朱东润所题，这位老先生和毛泽东是好友。毛泽东酷爱读史书，而朱老又是这方面的泰斗大家，晚年的毛泽东经常与复旦中文系的学者谈论历史与名人。而如今复旦的中文系在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方面都开出奇葩，延续着历史的辉煌。古代文学在教育部学科实力评估一直都位列第一，而现代文学方面王安忆等著名海派作家的加盟更使血液常新。这里又被称作高级公务员的摇篮，上海市不少文化部门的一把手都是复旦中文的毕业生。作过一次调查，上海中小學生中最喜欢的学校是复旦，而最向往的专业是中文，也许很多人最后并没有选择它，可是那毕竟许多人心中的一个梦。与位置偏僻的燕园不同，复旦的另一个园子曦园却位于学校的正中间，它的旁边就是复旦的正门。它没有围墙，不种桃花不栽竹，却开出一个池子，养了一池的睡莲。它还有大大的草坡，修剪整齐的树木花圃。燕园是俏丽可喜的，而曦园却是淡雅可亲的。光色入目影入心。校园的美景若初赏时是牡丹吐蕊，观久了则成梅花抱香。最后深记在心底的，最是那细微之处，一花一树一石一墙地细细镌刻入心，淡如清风，宁如木立。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